

何謂「廢話文學」？

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；俗話說得好 俗話說得好；能力越大 能力就越大；但凡你這話有一點道理 也不會一點道理都沒有……繼「凡爾賽文學」之後，網絡上又興起「廢話文學」。

廢話文學，有話不好好說 說了又好像沒說 但是歡樂是真歡樂 在中國年輕世代高度聚集的文化社區和視頻平台嗶哩嗶哩網站，題為「廢話文學教程」的視頻玩得飛起，瀏覽量乃至 500 萬起。「大部分中國人，上次過雙十一還是上次，下次過雙十一還要下次」，去年天貓雙十一發佈會視頻，也搭車「廢話文學」。

孟子、魯迅都講「廢話」

其實，「廢話文學」只是俏皮話，不構成文學。俏皮話具反諷意味，對諸如當下一些流媒體內容的虛張聲勢、影視劇台詞的空洞乏力，進行了戲仿。

「廢話文學」有什麼意思？作家朱自清在《論廢話》裡說：「得有點廢話，我們才活得有意思。」影星周星馳《大話西遊》的電影中，唐僧的碎碎念簡直繞樑三日：「你想要啊！悟空，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說話嘛，你不說你想要我怎麼知道你是真的想要了……」這種話，費而不廢，還可以叫無厘頭，叫耍貧嘴，叫扯，並不讓人厭煩。

從句式上看，「廢話文學」屬於語言學上的同語反覆。同語反覆是指同一成份反覆出現在同一句子裡，表面上構成形式上和意義上的重複。

同語反覆不一定是病句，如孔子說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孟子曰「爾為爾，我為我」。世界是無限的，也是有限的，這

是康德哲學的二律背反。名相王安石的兒子王雱，很小就是個邏輯鬼才。有客人獻給王安石一獐一鹿，問王雱：「何者是獐？何者是鹿？」王雱想了良久，回答說：「獐邊者是鹿，鹿邊者是獐。」（《墨客揮犀》）

「在我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」，對廢話文學的討論，常會以魯迅《秋夜》中的這句話舉例。魯迅留學日本，日語極好，譯過日語小說，也用日語寫過小說，創作上難免有日語文法的痕跡。日語常會出現同語反覆的句式。《野草》中很多句子結構和日語句式相似。但是，魯迅既說過日語很「優婉」，也抱怨過日語很「累墜」。

文學作品中，常有同語反覆。作家王小波小說《我的陰陽兩界》中，「當年李先生說，自從創世之初，世界上就有兩種人存在，一種是我們這種人 還有一種不是我們這種人。」網絡上關於廢話的大討論，早在 10 年前

就已開始。2001 年，烏青、楊黎等成都詩人成立「橡皮」網站，主張「廢話寫作」。「天上的白雲真白啊 / 真的，很白很白 / 非常白 / 非常非常十分白 / 極其白 / 賊白 / 簡直白死了 / 啊。」烏青的《對白雲的讚美》一詩就是代表，仁者見仁。

「正確的廢話」這個提法很常見，意思卻不通。廢話本就是錯誤的，何來正確一說？《奇葩說》第六季節目中有一個辯題：正確的廢話有沒有必要說。辯題大有問題，沒必要說的是廢話，有必要說的還是廢話嗎？實際就是讓人討論「正確的廢話是不是廢話？」這成了「白馬非馬」似的邏輯題。戰國時有個宋國人叫兒說，遊學稷下，擅長辯論白馬非馬，難逢敵手。兒說要離開齊國，騎着白馬過邊境，騎馬要給馬上稅，他和守關的人說「白馬不是馬」，守關士兵刀槍一亮，別廢話，交錢。韓非子評說：再怎麼詭辯，還是要交稅的。

蕪詞冗字要不要得？

一般而言，做文章都提倡簡練。古時句不簡練，叫累句；詞不簡練，叫蕪詞；字不簡練，叫冗字。

清初詩人、文學家王士禛在《古夫於亭雜錄》舉了「極簡」的兩例：一是有人請蘇東坡給自家竹軒命名，書匾送回來，上面僅「竹軒」二字；二是王士禛入蜀，拜謁武侯廟，見到一個題榜只有「丞相祠堂」四字。「余深歎其大雅，不可移易。」

南朝梁詩人王籍有詩「蟬噪林逾靜，鳥鳴山更幽」，王安石寫詩時非要加戲：「一鳥不鳴山更幽。」這個「一鳥不鳴」，成他一生槽點。

精簡之道，自然是做減法。《史記·張蒼傳》有「年老口中無齒」句，唐代劉知幾著《史通》就主張簡化為「老無齒」。清代學者魏際瑞不以為然：「古人文字，有累句、灑句、不成句處而不改者，非不能改也，改之或傷氣格，故寧存其自然。名帖之存敗筆，古琴之仍焦尾是也。」

詩詞不是越簡越好。劉禹錫詩曰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妙處全在「舊」字及「尋常」字。《四溟詩話》說，或者可以精煉為「王謝堂前燕，今飛百姓家」。清代學者何文煥評價為「點金成鐵」。

《文心雕龍》說：「同辭重句，文之疵贅也。」同辭重句，也就是同語反覆了。言辭重複，被古人喻為「疊床架屋」。

《古今笑史》裡收錄了兩首「重複詩」。一首詠孤僧：「一個孤僧獨自歸，關門閉戶掩柴扉。半夜三更子時分，杜鵑謝豹子規啼。」一首詠老儒：「秀才學伯是生員，好睡貪軒只愛眠。淺陋荒疏無學術，龍鍾衰朽駐高年。」還有一種重複，叫繞口。軍閥張宗昌是個大老粗，但好作詩，「遠看大石山，近看石山大。石山果然大，果然大石山。」網民打趣，在民國軍閥界，他的詩是一股泥石流。全真七子之一的馬鈺，填過一首《浣溪沙》，不知該如何歸類：「淨淨清清淨淨清，澄澄湛湛澄澄澄，冥冥杳杳冥冥。永永堅

堅永永，明明朗朗明明，靈靈顯顯靈靈。」像不像「平平仄仄平平仄」的修仙版？

繁簡要有度。刻意求簡，會讓文章清湯寡水。《詩經》共 305 篇，原來都是入樂的歌詞，典型結構是重章復沓。清代費錫璜說：「漢人皆不以為病。自疊床架屋之說興，詩文二道皆單薄寡味矣。」

老子《道德經》全文 5000 多字，「道」字出現過 73 次。黃雷為電影《倩女幽魂》寫的《道》，歌詞 374 字，有 103 個「道」字。這麼多「道」字，卻不顯得嘮叨。

漢代有首《董逃歌》，諷刺權臣董卓挾漢獻帝遷都洛陽，「承樂世，董逃；游四郭，董逃。蒙天恩，董逃；帶金紫，董逃。行謝恩，董逃；整車騎，董逃。垂欲發，董逃；與中辭，董逃。出西門，董逃；瞻宮殿，董逃。望京城，董逃；日夜絕，董逃；心摧傷，董逃。」董卓欲改董逃為「董安」，又用嚴刑禁絕，牽連千人。這真是悠悠眾口，怨聲載道，董逃董逃，無道無道。

習文作詩要有數學基礎

乾隆曾詠雪：「一片兩片三四片，三片四片五六片。七片八片九十片，想不出最後一句，紀曉嵐補了一句「飛入梅花（又說蘆花）都不見」。此事版本不少，《清稗類鈔》中說是康熙和沈德潛。

古代數字詩，佳作必提宋代邵康節的《山村》：「一去二三里，煙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」數學好，對寫詩是有幫助的。

蘇軾有詩：「無事此靜坐，一日似兩日。若活七十年，便是一百四。」後來有人做了「魔改」：「無事此遊戲，一日似三日。若活七十年，

便是二百一。」乘法不過癮，又試着做除法：「多事此勞擾，一日如一刻。便活九十九，湊不上一日。」詩好不好單說，數學是真好。

聯想到相聲演員岳雲鵬的《五環之歌》，大家寫詩寫歌，都是數學老師教的？數學不好的，寫詩就是朱元璋這樣式的：「雞叫一聲擲一擲，雞叫二聲擲二擲。」

2006 年，作家趙麗華的「梨花體」被熱議過一陣，她寫過一首《我終於在一顆樹下發現》：「一隻螞蟻，另一隻螞蟻，一群螞蟻 / 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」。個人意見，

「之乎者也」有沒有用？

不在酒」這樣的點睛之筆，也給刪掉了。

大約在宋朝開始，兒童描紅就會寫「上大人，丘乙己。化三千，七十士。爾小生，八九子。佳作仁，可知禮。」「丘乙己」又做孔乙己，魯迅筆下「多乎哉，不多也」的孔乙己，名字就是這麼來的。明代祝允明在筆記小說《猥談》中考證，此八句還少個「也」字，是以孔夫子的口吻寫的一封信書，應斷句為「上大人，丘乙己。化三千七十士爾。小生八九子佳，作仁，可知禮也。」

元曲有一調名《叨叨令》，如關漢卿《竇娥冤》：「怕則怕前街裡被婆婆見，枉將他氣殺也麼哥，枉將他氣殺也麼哥。」「也麼哥」也是語氣助詞，湊字數用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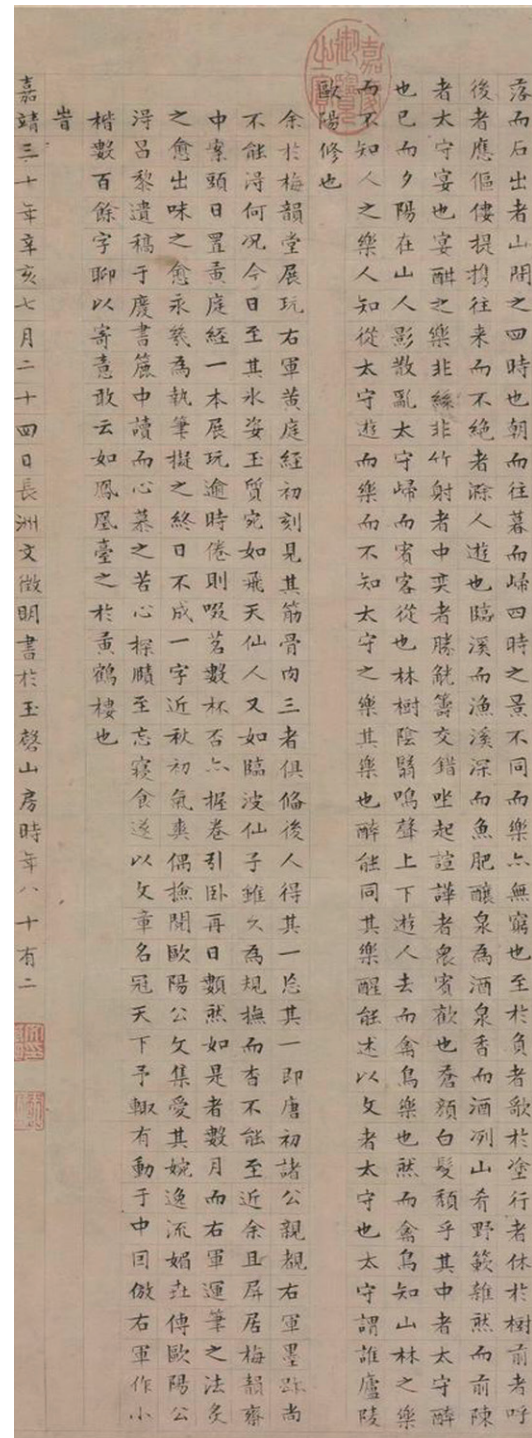
「之乎者也」是不是廢話不好說，古往今來，挖苦文人迂腐，「之乎者也」背鍋不少。《邵氏聞見錄》中記載，宋太祖趙匡胤

數字詩很難寫，寫不好會像數羊。

重要的事情說三遍，說明了為什麼都要數到三。漢武帝登嵩山，漢書記「在廟旁吏卒鹹聞呼萬歲者三」。「萬歲萬歲萬萬歲」喊了上千年，只是為何萬歲還要萬萬歲？從這裡才知道，是橫仿山間迴響。歷史可以是一道數學題。中文互聯網高質量的問答社區知乎上有個熱門問題：「戰國七雄，秦國為什麼只滅了六個國？」問題看似無稽之談，答案卻值得加個雞腿：「秦國明明滅了秦國。族秦者，秦也，非天下也。」詳見《阿房宮賦》。

登明德門（一說朱雀門），指門榜問趙普：「明德之門，安用之字？」趙普說：「語助。」趙匡胤不屑：「之乎者也，助得甚事？」

梁章鉅《制義叢話》裡說，清初一位考試官，出《古之人、古之人》為題考秀才，未註何書、何章。一名叫李文固的秀才向考官當面問道：「《孟子》中有兩處『古之人、古之人』。不知宗師所出者，是上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抑下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？若是上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生員好做上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若是下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生員好做下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。倘是上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做了下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；或是下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做了上句『古之人古之人』，便將宗師所出『古之人古之人』題目做錯了。敢請……」考官說不清上句下句，臉一紅：助不了你。



▲明文徵明《醉翁亭記》（部分）

廢話背後有隱衷

電視劇裡，乾隆、和坤和紀曉嵐的鐵三角關係，只是戲說。歷史上，這樣的君臣戲碼，當屬齊景公、梁丘據和晏嬰。《左傳》裡，晏嬰以類似「治大國如烹小鮮」的比喻，對齊景公分析大臣要和國君唱反調的必要性，狀告梁丘據只會當應聲蟲。「今據（梁丘據）不然，君所謂可，據亦曰可；君所謂否，據亦曰否。若以水濟水，誰能食之？若琴瑟之專一，誰能聽之？」

當不當「水友」，取決於當權者的心胸。直諫雖好，風險太大。勸諫是門大學問。《觸龍說趙太后》是《戰國策》名篇，左師觸龍勸諫趙太后，先是道拉家常，問飲食起居，再嘮叨兒女家常，求太后給他兒子安排工作。慢慢才進入主題，勸趙太后要為子女做長遠打算。

寒暄不是廢話，見面問「吃了嗎」行之有效，問「生了嗎？」就行之不妙。《世說新語》載，晉元帝司馬睿生了皇子，大賞群臣。大臣殷洪喬假謙虛：「皇帝生子，普天同慶，我無功受祿，愧領厚賜。」司馬睿笑了：「我生孩子，你能有什麼功勞？」司馬睿肯定是氣笑的。

漢末名士司馬徽不談人短。和別人說話，只叫好，「好好先生」說的就是他。有人問他：「安否？」他答：「好。」有人自陳兒子死了，他答：「大好。」妻子責備他：「人以君有德，故此相告，何聞人子死，反亦言好？」他回答：「亦大好。」司馬徽其人絕非碌碌之輩，這麼做當有隱衷。

電影《茜茜公主》裡，假裝耳背的弗蘭茨·卡爾大公是搞笑擔當，別人說什麼，他只說太棒了太棒了。大公告訴茜茜，只是為了別人少對他廢話，他也少對人廢話。大家打招呼要說「你好」，就是這麼來的？

南北朝時，鮑照和庾信，一南一北，文才並稱「鮑庾」。宋孝武帝劉駿登基，他愛寫文章，自認當世第一，從此鮑照「為文章多鄙言累句」，大家以為他才盡了。說廢話，成了為官自保的一種手段，史書稱為「自晦其能」。無獨有偶，琅琊王氏的王僧虔是書法大家，劉駿當朝，他不敢用好毛筆寫字（常用拙筆書）。

南北朝時顏之推指斥當時儒士，問一句常要答數百句，不得要領：「博士要買驢，契券寫了三張紙，卻未言及驢字。」陸游《題齋壁》：「草賦萬言那直水，屬文三紙尚無驢。」三紙無驢的問題在於跑題。

明代茹太素的故事，總被人拿來當說話跑題的範例，真是千古奇冤。明朝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，朱元璋讓人宣讀，讀到一半，奏疏中說「才能之士，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」，朱元璋大怒，「召太素面詰，杖於朝」。第二天晚上，又讓人讀給他聽，聽完感慨：「太素所陳，五百餘言可盡耳。」茹太素是廢話太多惹得禍？不，是說朱元璋殺人太多。真話就這麼被刪成廢話。

作者 / 五柳七

本圖文除署名外均據《北京晚報》



◀電影《大話西遊》中唐僧以廢話多聞名。
豆瓣電影